

梁祝

徐秉令 / 我与文联的情结
袁吉发 / 蓦然回首二十载
艾伟 / 表姐和她的猫
徐剑飞 / 韩岭这个地方

2004—3

鄞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梁祝》编辑部理事单位名录

(排名不分前后)

宁波市天宫庄园果汁果酒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新丰村
太平洋保险人寿鄞州支公司
阿克苏·诺贝尔·长诚涂料(宁波)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支公司
望春工业园区管委会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浦发银行鄞东支行
宁波华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商贸资产管理办公室
鄞州邱隘镇邱一村
宁波市高桥镇古庵村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宁波春天红运度假村
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薛家村
宁波市鄞州银行
宁波市鄞州区经济发展局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鄞州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宁波市鄞州农行
宁波市鄞州民华玻璃钢冷却设备厂
宁波市鄞州德艺缝制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宁波市鄞州支行
宁波恒泰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成田涂装机械有限公司

《梁祝》编辑部友情支持单位

(排名不分前后)

宁波市鄞州区燕玲学校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曙光村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藕缆桥村
宁波市鄞州区高绿生态农业园
宁波市鄞州星忆旅游用品厂
宁波市鄞州银行章水支行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桃江村
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莫枝村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镇鲍家村委
宁波隆兴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科尔特彩印厂
宁波市鄞州五乡永兴洗染剂厂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吴江岸村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鄞州支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铜盆闸村
宁波通用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王竺龄小学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湖西村
宁波市鄞州甬兴工贸联合总公司
宁波市鄞州集装箱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建设工程管理处
宁波市鄞州天星汽车电器厂
鄞州古今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博吉房屋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五龙潭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长乐村
宁波市鄞州欣欣塑胶厂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傅家村
浙江宁波南港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李花桥村
宁波市鄞州绿农肥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葛家村
宁波双燕奶业有限公司
宁波君和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思进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集仕港中心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戚家村
宁波市鄞州工业公司
宁波市鄞州新科精密制造厂
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象峰村
电扇总厂
区高桥镇金星村
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方水村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五都王村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宋家漕村委会
宁波市鄞州区益乐塑料电器厂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萧家村

《梁祝》文艺期刊

顾问 麻承照
主编 徐剑飞
副主编 毛小刚 卢小东 葛姬华

编委 叶敏 史久阳 朱国富
沈淑波 吴琼文 陈勇
何龙达 余峰 赵嫣萍
袁吉发 钱德祥
(以姓氏笔画为序)

责任编辑 沈淑波
封面设计 余峰 陈勇 赵磊

出版日期 2004年8月31日
主管主办 鄞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品 《梁祝》杂志社
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鄞州区文联《梁祝》编辑部
邮编 315100
电话 0574-87525335 87525337
邮箱 tianya888@126.com
qdx5335@vip.sina.com
制版 宁波正平印务有限公司

目 录

本期主打

我与文联的情结	徐秉令 5
蓦然回首二十载	袁吉发 9

现代文本

表姐和她的猫	艾 伟 12
大院旧事	赵嫣萍 16
在南方的往事	叶 耳 27

浮生纪事

韩岭这个地方	徐剑飞 33
孔庙沉思（外一篇）	王 静 37
深入沙沽湖	林登豪 40
感受落马	冯伟达 42
崇拜英雄	周 波 44
饭 香	寒 石 45
稻桶话沧桑	林永法 46
大嵩街市	谢振岳 47
斜倚“小窗”悟人世	三生居 49

边走边唱

太平山之旅（八首）	（台湾）台 客 51
莲	（香港）曾敏卓 53

目 录

西部风情 (三首)	蒋明英 53
阳 光 (组诗)	丁 武 54
美哉! 东钱湖	公 琴 54
天使与海豚 (节选)	阿 门 55
陈 沁 新 痕	
“海上画派”中坚人物陈允升	邵启龙 59
吴亮与上海市井美食	朱 枫 62
梁 祝 放 论	
也谈“梁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景	胡剑平 64
颜 静 星 空	
青春断想	杜慧娇 67
寂寞品茗	郑培培 68
咖啡人生	缪 琳 69
花季畅想	王晓燕 69
等 待	金蝶君 70
友谊需要经营	唐丹静 70
信 息 窗	
信息窗	71

我与文联的情结

今年7月，文联刚刚步入20岁，正是青春年华，容光焕发。她的事业，与时俱进，可谓蒸蒸日上，犹似旭日初升，红霞满天。尽管我已“船到码头车到站”，但每每见到“娘家”一派生气勃发的景象，心里总感到由衷的高兴，毕竟在我一生工作的进程中，与她一起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历程，留下了深深的情愫。

1984年初春，我和张才彬、任爱娟同志，为了文联这个“初生儿”的问世，我们曾一起赴浙南地区，考察了那里建立起文联的几个兄弟县市，取经回来后，就着手做了一系列的筹建工作。当时宁波地区还没有县级文联机构，我们算是第一家诞生的县级文联，所以在这一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就显得分外热烈而隆重。不仅省里各艺术部门有贺信贺电，尤其是宁波各兄弟县市前来赴会的代表，都以取经的态度，想多了解一下宁波兄弟县第一个建立的文联的面貌。文代会后，一整套班子是健全了，而实际直接主持文联工作的仅有我和李立中二人，上班仍和当时的县文化局合署办公，从现象上看，文联仍是文化局的一个小“科室”，我们的编制仍落实在局里。但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心愿：新建立的文联，总得有自己的“个性”，自身的特色，不然与文化局的工作范畴，甚至于和文化馆的圈子“混为一体”，那不是成了“混血儿”了吗？在文代会筹备期间，我们先后组建了文学、戏剧、书法、美术、摄影、曲艺和音乐舞蹈7个协会，这是文联的“细胞”。文联通过协会，主要是出人才出作品，在普及的基础上注重于提高。当时我心里有这么一个颇为有趣的想法，别小看一个县，它有将近70万人口，可以比得上世界不少的国家，我们就是一个小“国家”。因此在工作上总想有所创新。

记得有一天上班路上，我碰到了县委书记邹烈民同志，那时他与我同住在荷花庄，我们就随便聊了起来。“老徐，你去过桐乡钱君匋的艺术院吗？他们那个艺术院办得不错，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边走边聊，一直聊进他的办公室。我当时听得很兴奋，心想要是县委领导支持，我们文联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沙孟海先生的文章吗？！当时我就征得邹书记的同意，与立群丰庭周笔彪同志通了电话，请他立即到邹书记的

的建议，邵书记十分支持。想不到就在上班路上这么一聊，聊出了一个文联筹建沙孟海书学院的决策。过了几天，我们文联就组织了书协几位同志实地去考察了钱君匋艺术院，回来后又由我起草向县委写了一个考察情况报告，我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建立沙孟海书学院的有利因素和几条建设性的建议。县委领导十分重视，不久就决定由文联牵头负责筹建书学院。当时周序彬同志找我谈，说筹建工作要我去进行，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一下，尽管我曾在沙老的故乡大嵩区搞了十多年文化工作，与沙老也交往甚密，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但因当时我的身体状况不好，较长时间以“病号”闻名，要是在筹建过程中万一“病倒”，那岂不误了大事？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周序彬同志说了，他理解了我的这层意思，最后就选派李立中同志去负责筹建。从此文联就有了一个富有特色的艺术阵地。

我从念高中起就爱好文学，在基层工作时就写点东西在报刊上发表，想不到以往写的一个专栏文章在文革中受到重点批判，并作为全县的“三家村”加以冲击。文革后，我从大嵩区调到县展览馆后又调入文化局工作。当进入文联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竭尽全力，让自己这个“小国度”里多出艺术人才，多

出好作品。当时我兼任文联的主席，经过梳理，我在文友中提出这样一个努力目标：立足鄞县，冲向省里，走向全国。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个高起点。因为在我们的文友中，不少作者早在市里经常有好的作品发表，所以我把第一个起点目标定在走向省里。当然就具体作品而言，未必局限于在哪一级报刊发表，要是有一个“伯乐”推荐，好作品照样可以从县市走向全省乃至全国。我在文联工作期间，努力想这样做。比如我们与《浙江日报》副刊、《东海》杂志联合举办笔会，后来又与北京的《中国作家》编辑部共同组稿，让我们县里的徐剑飞、姬画、周长城、袁吉发、洪定迪等作家的作品走向全国。遗憾的是，我虽尽了一点力，但总觉得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为了让我们县里多出文艺方面的人才，文联建立后第二年，就策划搞一个作者自己的发表园地。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1986年10月，就以《东钱湖》的刊名出了一期报告文学专辑《在平凡的事业中闪光》，写了县内9位先进人物的动人事迹。县委领导邬烈民、张群洁分别写序和题词，这从另一角度说明文联又有了一个新的“窗口”——用我们的作品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因而获得领导的支持和好评。但是要



史久阳摄影作品 湖盈冬雾孕生机

办一个刊物,除了作品,还得有一定的经费,当时文联还没有专项拨入经费,这本初次出世的刊物到第二期刊出时,已是在1989年10月,相隔整整三载。尽管如此,县内的作者们仍以满腔热情,在刊物上以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等多种文学样式,讴歌改革开放后的新人新事新气象。直到1991年出刊第三期时,才定下季刊,意在每二个月出一期,同时让我担任主编。这本作为文学新人“摇篮”的期刊,开始走向省内外,与不少兄弟县市进行了交流。也就在这一期上,推出了县内的10位文学新人,其中还首次开辟了“沈淑波之页”的专栏,刊登了她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并加以评论。自此之后,文联通过这个发表园地,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包括美术、摄影和书法各方面的作者。

新建的文联,在工作和活动内容上,常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在我们的意识中,文联的职能要有别于文化局,更要区别于文化馆,尽管在组织有些活动时出现同一班“人马”,甚至有性质雷同的活动形式。但我们始终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我们的艺术活动多着眼于做点提高方面的事,不少属于普及型的群众文化工作,让文化馆去担纲;不少属于文化管理行改型的事应由文化局去进行,去解决,这样文联才能显示她本身的特色。

文联,作为群团组织,她可以在“联”字上多做点文章。记得有一天,我从报上获悉马友友将到上海来演出。马友友是世界著名的大提琴家,他的祖籍就在鄞县的咸祥镇。我当时就这么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文联应该及时与家乡的艺术家人取得联系,也就是说,文联不仅要“内联”——联络和组织县内的文艺工作者们;文联还要创造“外联”,抓住可能抓住的机缘,向在外地工作的艺术家们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联络,即使是感情上的交流也好。于是我主动找到马友友的一家亲属,选派他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我以文联的名义,给马友友先生写了一封信,请这位亲属带去。这位同志如期到上海,把信亲手交给了马友友,马友友想不到家乡来人,十分兴奋,看了信件后,连连说“OK! OK!”因为他本人在国外出生,还是第一次接触故乡的亲人,因而就感动分外的高兴。这位亲属回来后,谈了马友友的一些近况,我听了就请他写篇文章,连同与马友友一起合影的照片,推荐给当时的《宁波日报》发表,这件事在县内外引起一定的反响。文联做了一件很适度的

“外联”工作,并提高了知名度。实际上类似的“外联”活动,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为此,我们文联列了一个工作生活在外地的艺术家名单,不时的进行联络。诸如高式熊、周退密、应云卫等上海著名书画家,还寄来他们的诗稿,在《东钱湖》上刊登,以表达他们爱乡之深情。我常常想,文联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份内事”,尽管有时只是一个电话的问好,抑或是节日的一份贺卡,却体现了家乡文联对他们的关心。每当我们要举办规格较高的展览时,这些在外地工作的艺术家们总是满腔热忱地加以支持,把最好的作品献给我们。这些都足以说明,我们文联为“联”字文章应该做好做大,真正的做到“家”。即使是长期沉溺在身的画家沙耄,我们文联也立下一个不是明文规定的规定:每到春节,送上他喜好的烟酒,登门慰问,不仅关心他的健康状况,也可以经常了解他的创作状态。有人认为他本人反正已无法从感情上进行沟通交流,慰问失去意义。我却认为这样做是体现了文联对老一辈文艺家的关心和尊重,对激励后辈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直到今天,我虽离开了岗位,仍时时关注他的健康状况。不久前,我还给媒体提议,要比较完整地拍一下沙耄先生的传记性专题片,于是和浙江电视台一起前往上海他住的一家医院进行采访拍摄。浙江台为拍好这个片子,台领导还下决心,选派记者赴沙先生留学地——比利时去采访。总之,文联和文艺家之间,要经常地、不断地做好“联”字文章,这也许正是文联工作的一大特色。

文联建立后进行的第一项“工程”就是投入1988年全国开展的民间文学大普查,并且明确在普查的基础上要汇编成一部民间文学集成。这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当时全县有52个乡镇,要求每个乡镇组织力量对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口头谚语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文联接受县委宣传部的委托,就担当起完成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任务。这么一个繁重的任务,仅靠文联是难以完成的,我们就组织起一个编辑小班子,经过一年多时间上上下下的搜集整理,编纂成计53万字的一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鄞县卷》。出版后受到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的表彰。文联在人手少的情况下,集中精力,一年多时间扑在这个工程上,使我深深的感受到文联的潜力只要发挥得好,有所作为,就能显示出她应有的地位。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开发梁祝故事发源地——梁山伯庙的事。我始终认为,作为民间文学资源极为丰富的梁

山伯庙，地方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各地民间文学的专家对这块宝地多有研究，而作为我们文联，不是也有一个民间文学协会吗？眼皮下的“宝地”正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地方，文联不插手，讲得过去吗？基于此，即使当时这庙址已面目全非，破坏殆尽，但我认为研究和作好有关部门的参谋，帮助她恢复乃至开发，亦是我们文联的份内事。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作为文联的一员，就经常投入到这块民间文学的“宝地”，做点实实在在的力所能及的工作，促使她逐步引起县委和当地党委的重视支持，让这块蕴藏着梁祝文化丰富资源的地方抹去尘埃，再度闪光，我以为这又是文联做了份内一件值得做的大事。回顾参与梁祝文化公园的建设中，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首先是与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梁祝学术研究专家取得经常的联系。1984年和1987年的两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各地梁祝文化研究者前来鄞州考察，得到专家们的定评和支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地原副主席、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姜彬先生曾多次到梁祝公园，并提出“以古迹开发旅游，以旅游保护古迹”的思路。使梁祝古迹遗址“活”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成了省内外有影响的旅游区。

为使梁祝文化公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又着手创建梁祝文化碑林，紧扣梁祝文化这一主题，请全国著名书法家、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和有关学者题词作诗。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中国楹联学会会长马萧萧先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朱关田、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慧珏和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王文娟等留有墨宝，使梁祝文化碑林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品位。在第一届梁祝婚俗节日期间，我们与中国楹联学会联合举办了梁祝文化楹联大奖赛，征集了海内外学者的楹联近千件，其中还征到千字长联两副，这在全国还是罕见的。

为了让梁祝故事发源地成为梁祝文化的一块学术基地，我们又着手从各地梁祝文化研究专家那里征集到一批学术研究资料，建立了梁祝文化资料陈列馆和展厅。这批富有研究价值的梁祝文化资料，有的

还出自路工、莫高等老一辈梁祝文化研究专家之手，弥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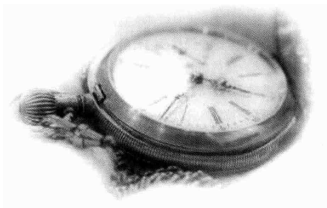
总之，我们从一开始介入梁祝文化公园后，从文化艺术方面着手，促使这块“宝地”有着更为浓重的梁祝文化氛围，让她逐渐成为融学术、旅游、古迹为一体的浙东地区颇有特色的梁祝文化胜地。如今梁祝文化的影响愈来愈大，现任的文联领导在区委区政府全力支持下，准备把她推向世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遗”工作，我为此感到十分欣慰。文联在做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工作中，又进一步显示了她的应有地位。常说“有作为才有地位”，小文联（我指的是人少少）确实也能办大事！

如今，我虽退休了，但我对文联——被自己称作“娘家”的单位，仍时时记挂在心里。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与文联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衷心祝愿“娘家”的事业愈来愈发展，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史久阳摄影作品 收获季节

蓦然回首



二十载

袁吉发

《梁祝》编辑部的天涯小姐打来电话，约我写一篇祝贺鄞州区文联成立20周年的文章，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蓦然回首，我立刻回忆起鄞州区文联从1984年正式成立至今这20年的风雨历程，心里凭添了不少感慨。

对于一个人来讲，从小到大长到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而对于成立20年后的鄞州区文联来讲，则是个伟岸潇洒的壮年。它已不再是条件简陋、只有三个人办公的初级阶段了。如今正是机构设施完备、专职工作人员齐全、办公条件优越舒适、各协会活动丰富多彩、文艺新人辈出、文艺佳作泉涌、奖项精品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大好局面。一句话，今非昔比，鸟枪早换上了现代化武器！这说明我区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区委对文艺工作越来越重视了。

作为区文联下属的协会之一——作家协会，和文联一起成长进步，发展壮大。我在这个协会里当了10年副主席、10年主席。尽管是兼职，但这对我写作

能力的提高，做好群众文化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文艺界德艺双馨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在文联成立之前，全区的文艺创作工作是由区文化馆负责的。1979年10月我由部队转业到区文化馆创作组工作，当时的主要创作门类是戏曲和曲艺，所以说，我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那时文革的十年动乱早已结束，我国文艺界逐步告别了假大空、高大全等标语口号式的创作模式，很快走上了复兴。与此同时，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外的优秀作品和创作思想也蜂拥而至。在其影响下，我区的一大批文学青年创作势头迅猛，他们思维敏锐、思想大胆、创作勤奋，对我区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先锋作用。这其中以力虹、周长城、崔国成、何龙达、朱田文和洪定迪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有以徐剑飞、刘正标、吴言铭、严凤菊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作家。他们的一些观念新、思想新、手法新、充满浓郁

生活气息的佳作相继问世。他们像广阔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曙光，照亮了鄞州文艺界的青山绿水，为后来鄞州区文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期间，前区文联秘书长、老作家徐秉令也经常有作品面世，他是筹建原鄞县文联的发起人之一，为组织文艺创作活动和培养业余作者付出了很多心血，做出了贡献。老作家周冠明几十年坚持业余创作，以笔名唐旦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格调高雅、质量上乘的作品。

方虹是宁波市第一个参加诗刊社青年诗会的诗人，他的现代汉诗掀起了全区和全市的诗歌浪潮。他与嘉兴的伊甸、湖州的柯平，三足鼎立，成为当时浙江最有实力的青年诗人。周长城第一次在《浙江日报》上发展诗歌的时候，我们文化馆创作组的几个同事像过节一样高兴。周长城是位既激烈又细腻的抒情诗人，他的诗令许多爱好者特别是少男少女痴迷。当年崔国成在南京《青春》杂志发表了两首爱情诗后，他的爱情诗一写就不可收，根据他诗歌的风格和人的形象，诗友们给他起了非常恰如其分的名字——中国普希金。何龙达是一位典型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人，他的诗意境隽永，耐人寻味。老诗人刘伊懿远在1958年就在省级刊物《东海》杂志上发表组诗了，他的诗歌、歌词的优秀篇章永远载入鄞州区的文学史册。讲到小说，我首先要说到女作家徐剑飞。当年她的短篇小说《女镇长》在《东海》杂志上发表后，一炮走红，接着她的形象思维和驾驭题材的能力直线上升，连续发表了《女乡长上任》、《妹妹哟》等一系列小说和散文佳作。刘正标的小说《光棍恋事》，视角独特，大胆开放，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震撼力。

自1993年原鄞县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作家协会会后，队伍不断扩大。多年来我们举行过许多丰富多彩的诸如采风、笔会和作品研讨会等活动，几乎年年都有几次。于是，我们的新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创作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胆大越来越大。我们和《东海》、《浙江日报》、甚至和《中国作家》联合举行了创作笔会，我们的作品走出宁波，在全省和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甚至获奖。许多人还参加了市作协和省作协。

姬画是从奉化调入鄞州的天才作家，他在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后又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著名的《二原色》，接着又在《江南》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很有份量的中篇。徐剑飞和姬画这对上下级凭着他们多年修

炼的文学功底，珠联璧合，配合默契，把我们《鄞州日报》的《星期天》和《新闻周刊》办得虎虎生气、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情趣盎然。集政策性、新闻性、可读性、知识性于一体，深受好评。赞扬这二位青年小说家后，我还要隆重地向大家推出我区一对夫妻作家，他们就是谢武稼和张竹君女士。二位可说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谢武稼已出版长篇小说《何处不风流》和《青春作证》，他的小说风格大胆开放，生活气息浓郁，读者如云。夫人张竹君继散文集《停电派对》出版后，最近又将有一部新作出版，可谓大器晚成，一鸣惊人。可见咸祥大嵩依山傍海，很有培育人才的灵性。这个灵性还哺育了一位天才的青年散文家卢小东，他的作品多而精，散文《万井》被鄞州电视台做成电视片后，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雅之堂，开创了宁波地区旗帜性的先河。除了写散文，小东的书法也堪称一绝，大嵩江畔真是出才子之地啊！中年散文作家周小东是鄞西大山养育的一位才子，他的散文，数量和质量并驾齐驱，文章内容广、角度新、语言流畅，而且字迹漂亮。报社编辑发表了他的作品后，对他的手稿仍然爱不释手，恨不得将其视为书法作品收藏。现任区作协副主席的朱国富是一位藏书万册的著名局长作家，他主持全县农业工作，又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读书，潜心写作并出版了他的首部散文集《二余轩集》，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医生作家毕校龙，多年来散文佳作一直不断，在我市很有影响力。朱国富、徐剑飞、周长城、卢小东等人都是作协工作的热心人，我当作协主席时是在他们8位理事辅佐下进行的，没有他们我无从建树，甚至寸步难行。

近几年来，我区作家的作品已不再局限于零散发表，有许多著作正式出版。区文联主席蔡承照一个人就有五、六部著作问世。几年来，先后有徐秉令的散文集《百味墨痕》、周冠明的散文集《湍沫集》、袁吉发的诗集《九月的风景》、周时奋的散文集《屋檐听雨》、《一半秋山带夕阳》和朱平江的长篇小说《春兮归来》相继出版发行。特别应当提到的是青年女作家沈淑波，她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创作，已经有散文诗集《无题的恋歌》、长篇小说《夜半残梦》和《无色冷唇》等五部作品问世。说到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最重要、最突出的重头戏还是1999年作协与文联策划出版的《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这套丛书不但规模宏大、装帧讲究，在内容质量上基本代表了我

区当前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这些作品是：姬画的小说集《三原色》、谢武稼的小说集《何处不风流》、徐剑飞的散文集《岁月留痕》、卢小东的散文集《咸祥河静静地流》、周小东的散文集《篱下杂记》、陈云的散文集《身边的风景》、周长城的诗集《一棵树》、童志豪的诗集《半青集》、袁青发的戏剧小品曲艺作品集《丈夫的生日》和麻承照的文艺理论集《文学与民俗》。更可喜的是这套丛书还获得了宁波市作家协会1999—2000年度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我们鄞州区作家协会还荣获了1997—1999年度“浙江省文学组织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我还专程去杭州领取奖牌，感觉非常爽！这是我们全体会员的光荣！

去年九月，区文联又策划出版了《鄞州作家文丛2》，又有十位作家亮相。这十部作品是：谢武稼的散文集《板壁上的油画》、赵嫣萍的散文集《美意缤纷》、谢根芳的散文集《岁月悠悠》、吕悦的散文集《淡友如诗》、朱田文的长篇报告文学《热血》、袁吉发的诗歌短文集《温馨的阳光》、冰凌儿的诗集《古井的守望》、麻承照、应长裕的民间文学《金峨山金峨寺》、麻承照、谢国旗的民间艺术《东钱湖石刻》和黄昌年的文艺评论集《美的欣赏与评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沐浴着新世纪曙光的鄞州区人民正在幸福地享受着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拼搏奋斗取得的丰硕成果。二十年来，我区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飞快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安居乐业。同时，我们的文艺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我区的文艺队伍不断扩大，设施不断完善，从业人员的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文艺创作、演出获得的奖项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我们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绝大部分都很成功。但是，一切成绩都将成为历史，当今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俗话说，不进则退。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克服小富则安的思想，进一步发扬锐意开拓的创业精神，把我们这方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蒸蒸日上，建设成洒满文明阳光的文化大区，这是件上继先祖业绩、下荫子孙后代的大事，也是为社会主义祖国造就一方壮美的盛景！

我在部队读的是理科大学，对于文学创作，原来只是个普通的业余爱好者。从部队转业到县文化馆时，已经39岁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的写作在观念上、手法上都还很陈旧。改革开放了，我曾一度被现代派大潮冲击得不知所措，但因为个人真心爱好，也

是因为工作在文化馆，所以我还是顽强地坚持着和一些二十几岁风华正茂的青年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诗歌的上国里拼搏奋斗，其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那些年轻的朋友品格高尚，心胸豁达，他们理解我、尊重我，使我的写作水平能以比较快的速度步步提高，通过艰辛的劳动得到我精神上希望得到的一切。我由衷地感谢这些我终生热爱的青年朋友，他们是力虹、周长城、荣荣、徐剑飞、刘正标、吴言铭、何龙达、崔国成、姬画、朱田文、卢小东、钱文华、毕校龙、洪定迪、王文杰、张定华、孙宁奋、严凤菊、崔海波、邵国华、李蔚娟、张梅琴、陈春玲、张淑华、蔡亚玲等等，我感谢他们，向他们致敬！他们支持了我、成就了我，使我有能力回报和孝敬我的衣食父母，这衣食父母就是我第二个故乡——鄞州区的七十三万人民。为了报答，我为他们唱了二十一年赞歌。今后，我要在温馨的夕阳照耀下，继续为鄞州大地上的父老乡亲歌唱和祝福！



表姐和她的猫

艾文



对我们街区的居民来说，隐私的含义就是议论纷纷。所有人都明白，低矮而破旧的房子是装不住什么的，隔墙永远有耳。粗糙的毫无遮掩的生活让人变得无所顾虑。无论是谁都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世上最肮脏、最无耻的话而不会脸红。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吵架和谩骂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久而久之，这些东西便成为一种习惯。如果有一天，他们可以安静地生活了，他们会变得非常不适应。安静会使我们街区的居民发疯的。

因此，我觉得像表姐冬妮这样的人在我们街区是一个异类，是某种供人们闲谈与观赏的珍稀动物。这是因为表姐竟像电影里的有闲阶层那样养起了宠物——一只猫（人们认为她不可能养得起一只洋狗，只好退而其次养只猫养聊以自慰）。这之前表姐冬妮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文弱而安静，永远在风口浪尖之外，但这次看来已不可避免地走进我们街区居民的视觉焦点中了。我们已无从记起她是什么时候养猫的了，等我们注意她时，她已是个怀抱着那只名叫花花的猫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明星了。表姐的一切在人们的嘴巴与耳朵里进出，她被人们描述成一个不识时务的小资产阶级。人们对她的一举一动给予无情的嘲笑。关于她每年一次外出旅游的习惯更被认为是——一种梦游病发作——辛苦了一年赚得的钱竟送给铁道部了。每次出游，表姐总是一无例外地要猫与她结伴同行，并且会带上一瓶带鱼腥味的牛奶，作为猫旅途中的食物。对我们而言，这是多么古怪啊，难怪人们总要对她品头论足了。

我见过那只叫花花的猫，有幸也同它玩过几回。说实在的，这确是一只聪明的惹人喜爱的猫。它的毛发纯黄，在阳光下发出金子般的光彩。我想这样的猫肯定不会去捉什么老鼠，只能算是一只不劳而获的贵族猫。表姐曾叫猫为我们表演过它的绝活。她让猫整理桌上的物品，猫就把物品分门别类安放好，她还让猫替她脱袜子，猫就十分亲昵地为表姐脱。这一切让我感到新奇，并对表姐如此爱猫有了一些理解。

我曾试图想让表姐明白我们街区对她的看法，希望她能修正自己的行为，让大家能接受她。但又想，让她明白她的处境实在是件残忍的事，我为什么要去砸碎她的幻想呢？有一天，表姐抱着猫从街上进来时，她的脸十分苍白，甚至连呼吸都有点急促。她见到我，高傲地说：“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生活，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

我想，刚才一定是什么人伤害了她。我马上明白表姐心里其实什么都明白的。是呀，面对如此强大的一致的外观和表情组成的无声的看法，表姐怎么会没有感受到呢。

表姐长得应该算是漂亮的，身材颀长，皮肤白皙，文文气气的，像林黛玉。但对我们街区的居民来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街区的小伙子对她还是敬而远之，当然表姐对他们也是不屑一顾的。因此，表姐二十八岁了还没谈过恋爱。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因为表姐看上去除了猫似乎什么都不感兴趣。最着急的是我舅妈，她四处为表姐物色对象。当然那些小伙子都来自另一个相对富足的街区。表姐倒也不拒绝约会，只是有点特别，比如第一次同人约会，她不像别人那样对个暗号或手中拿束鲜花，表姐是抱着猫去的。但表姐的约会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我的同学张乐乐是表姐约会过的众多小伙子中的一个。他是我介绍的。我对表姐的处境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张乐乐当然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他长得也很高大。我记得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向女生递条子了，想来他是个多情的人。我是无意中在街上碰到他的，他还是像从前一样把头发梳成小分头，不过皮肤显得比从前更白了。我与他站在街上聊了很长时间。他问我有没有女的可以介绍给他。我很吃惊他还没找到女朋友，我想也许他同表姐会合得来，于是就就把表姐的情况向他谈了谈，问他愿不愿意。他很愿意。

第一次约会张乐乐就很满意。他完全被表姐迷住了，他认为表姐气质独特，高雅，温柔。尤其是表姐抱着猫的样子更让他觉得表姐像一个超凡脱俗的天使。

张乐乐约会过后激动地对我说：“我远远地看到她站在街心花园旁。她穿着碎花裙子，长发如水。一只猫在她的胸脯上打盹，使她看起来充满母性。”张乐乐说着咽了一口口水，“当时，我心里马上涌出温暖的感觉，我想我喜欢她。”

我知道张乐乐写过诗，曾经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情诗大王。对他如此诗意的描述，我不感到吃惊。但我担心他会因此昏了头，做出冲动的事来，把表姐吓跑，于是就说：“不要心急，慢慢了解了解再说。”

让我高兴的是表姐看来也喜欢张乐乐。他们正儿八经地谈起了恋爱。我舅妈很开心，还特地到我家来向我道过谢。她一点非常担心她这个女儿会嫁不出去。

但我和舅妈高兴得过早了。原因出在表姐那只聪明的猫上。这不是一只成人之美的猫。最初约会时，因为他们刚认识，彼此间总保持着距离，表姐虽带着猫，但猫儿没什么不良表现，大家相安无事，双方都觉得进展顺利。按照张乐乐以往的经验，认为可以进一步发展了。一天，张乐乐看着猫儿躺在表姐温柔的胸脯上，表姐的裙子因被猫压迫而绷紧着，显露出她浑圆双乳优美的轮廓。张乐乐一时心里发热，壮大胆子握住了表姐的肩膀。他刚碰着表姐，花花就迅速睁开眼睛，对着张乐乐大叫了一声，叫声暴戾并且有一股威慑力。张乐乐发现花花的眼神中满是敌意。张乐乐的情绪一下子没有了。他尴尬地耸了耸肩。

张乐乐曾试图说服表姐约会时不要带猫，但表姐显然没有同意。这样谈了好几个月，张乐乐连一个吻都没有尝到，心里憋得酸酸的，觉得自己很可怜，还不如一只猫。

终于有一天，张乐乐憋不住了。他跑到我跟前，痛苦地说：“就是因为那只该死的猫，是那猫阻碍了我们的爱情。我现在知道第三者不光指的是人，还包括动物。不过谁弄得清楚，说不定我还是第三者呢。”

我说：“我表姐就是这样的人，你如果爱上了表姐你就要接受猫。”

张乐乐说：“问题是我能接受猫，但猫不接受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张乐乐说：“看来选择的权利只在冬妮这一边。只有她才能决定是选择我还是选择猫。”

我表姐想也没想，她当然选择了猫。

我们都认为是这只猫毁了表姐的婚姻。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竟是这只猫为表姐找了一位丈夫。

每一年天高气爽的秋天，表姐都要外出旅游。她每次出游，照例要受到众人的嘲笑，但表姐对这一切早已无所谓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表姐在舅妈担忧的目光中，在大家不以为然的暧昧的笑容中，带着花花和不多的行李出发了。表姐后来告诉我，在这次旅游的列车上，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头发花白的老苏。

对表姐来说，远离熟悉的人们，来到陌生人群当中，她总会显得十分兴奋。她苍白的脸会因为激动而涨红，她柔和的眼神会变得熠熠闪光。当然她会乐于在旅途中让猫儿露几手，并在人们惊叹的表情中获得

前所未有的满足。这也是表姐喜欢出游的原因。那次出游，表姐像往常那样逗猫玩。花花表现得十分出色。它一会儿前爪着地后爪朝天，就像人在倒立，一会儿又跳到行李架上，打开表姐的包，替表姐拿吃的东西。乘客没有不啧啧称奇的。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老苏看到了。

老苏是马戏团的驯兽师。他看出花花潜在的素质，只要对它稍稍调教、雕琢，它就可以上台表演了。于是老苏来到表姐的跟前，递给表姐一张名片。

表姐接过一看，知道这个老头是马戏团的，同舞台联系在一起。像我表姐这样的人，对舞台有种天生的崇拜感，对舞台上的事也比较好奇，因此心里对老苏便尊敬三分。

老苏拐弯抹角问了表姐一些情况，并问表姐是什么时候开始养猫的，还大大地称赞了一通花花，说花花的智力非同一般，只是有灵性的猫。最后老苏轻描淡写地说出一句让表姐产生美好幻觉的话：

“如果你愿意，你和花花可以到我们团里来演出。”

表姐后来对我说，当她听到这句话时，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于是傻乎乎地笑了起来。她笑得没有什么内容。

老苏见表姐没答复，又郑重其事地说了一遍。

这次表姐听清楚了。她的脸上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表情，呆呆地看着老苏。这时老苏温和地笑了。

老苏说：“当然你的猫还需要训练，但你完全可以放心，任何动物经过我的手，就会变成听话的孩子。我知道它们的脾气。”

老苏说着开始逗花花。表姐后来对我说，以往花花只听她一个人的，没人能够接近花花，但奇怪的是花花在老苏面前显得很乖，在老苏轻轻的念唱声中，花花跟着老苏的手指不停地打转，不停地做各种动作。表姐看得傻了眼。

表姐后来果真去马戏团找了老苏。花花经过老苏一段时间的训练后真的上了舞台。表姐第一次上台，我们街区的很多人得到她送的一张入场券。那天晚上，我们早早到了，等待表姐出场。也许是因为化了妆的缘故，那天表姐看上去是那么生动，那么漂亮，表姐的表演完完全全把我们征服了。当然我们把花花的出色表现归结为老苏的训练与点拨。老苏不愧为经验丰富的驯兽师，经老苏一点拨，花花真的能玩很多种花招了。花花灵性毕露，常常逗得人们哈哈大笑。

现在，我们不怎么嘲笑表姐了，对我们街区的居民来说，嘲笑的永远是那些没什么本事却装模作样的人，而对成功者总是抱着宽容态度。显然表姐已经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成功者，成功者也是异类，但人们早已把这样的异类放置到与我们街区无关的背景中了。大家都明白表姐最终不是我们街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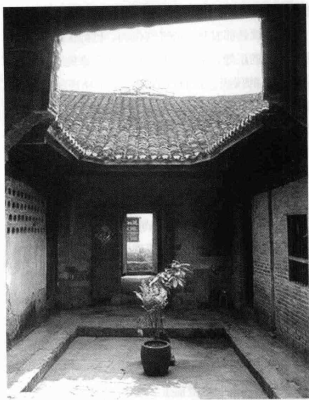
这以后，我们街区常出现老苏的身影。老苏的举手投足看上去十分潇洒，一点也不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的腰板总是笔直的，走路时挺胸收腹，有一种气度。这同他长期的舞台训练不无关系。但他不是个严肃的人，同他接触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很随和并且有一股成年人特有的温暖的气息。他当然是来表姐家串门的。每次老苏来到表姐家，总是同我舅妈聊天。表姐却站在一旁静静地逗猫玩。他来时还要带上一瓶白酒，使我舅妈不得不烧一些好菜给他吃。最初大家都认为老苏有点厚颜无耻。老苏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他是十分健谈的人，他坐下后常常可以说上一整天，东南西北无所不包。老苏还谈起他的婚姻，老苏说：他老伴四十多岁就死了，老伴死后他一直未娶。舅妈守寡多年，本来十分寂寞，现在有个说话的老头，心里十分喜欢。大家对老苏总是来我们街区议论纷纷，都猜想老苏大概看上了我舅妈了。听大家这么说，我舅妈也有点信了。舅妈虽然觉得这个老头大大咧咧、不懂人情世故，但对这个老头还是动了心。

我有一天去表姐家时碰到过老苏。老苏同我无话可说，但因为他天生是个热情的人，就没话找话同我说起我们街区。他赞美我们街区纯朴的生活，赞美我们密切无间的邻里关系。他说：“多好啊，你们有什么事都相互照应着。”老苏还没说完，表姐就跳了出来。表姐生气了，她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样的风凉话谁不会说。我看你这是把自己当做海外侨胞，自我感觉太好。要这样你给我滚。”表姐真的翻了脸，我对表姐这样对待老苏很吃惊。老苏却没有尴尬，涎着脸走到表姐面前哄表姐。表姐对他爱理不理。我预感到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我舅妈见他们这样，沉下了脸，她不停地假装咳嗽，提醒他们不要过分。但老苏和表姐置若罔闻。同我预感到的一样，一个月后，表姐就搬到老苏那里住了。这对我舅妈来说，太有讽刺意味了，简直是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样的事超越了我们街区的道德规范、一个老头和一个姑娘的暧昧关系，在我们看来总是有违纲常伦理。大家议论纷纷，但这回嘲笑的对象

是我舅妈。这是因为表姐对人们来说已是一个十分遥远的人了，况且她总是做出让人不能理解的事，大家也就见多不怪了。但我相信自己还是理解表姐的，为

者。

表姐就是那时开始心怀怨恨的。她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变得非常消极。多年来她一直比较



大院 旧事

■ 赵嫣萍

我真想回童年去。假如童年是一个遥远的处所，我也想跋山涉水，经过年轮的迷宫，回到人生的出发地，走进那扇柔软的门！

我想念童年，像想念女儿一样自然；我想念童年，也像想念母体一样，充满了感念。我爱童年，就像走在月光下，看着自己的影子一会儿变得很长，一会儿变得短小，那天真的游戏心态，充满了对生命拓影的绵绵喜爱！

童年，是一幅原创画，一笔一画里都融贯了生命的脚印；童年，不能了望命运的全景，只能看见缭绕在屋顶的炊烟，听见母鸡“咯咯咯咯”的叫声，一天的日子就有了期盼！

一个人可以走出很远，但绕不过童年！

宝 塔 糖

宝塔糖其实不是糖，是打蛔虫的药。它的颜色很好看，粉红、淡绿、米黄、乳白几个色儿，齐齐整整码在药铺的四个大玻璃瓶里，摆在裂了缝隙的木制柜台上，柜台被王保昌擦得锃亮。王保昌的肩膀上常搭一条白羊肚手巾，没事了就拿在手里到处抽搭，有一下没一下地随着他的小调起伏着。王保昌说，柜台就像女人的脸，几天不擦，还不如猪屁股。

瓶子的口儿都朝里，有人来了说“王掌柜，买六颗宝塔糖。”王保昌就真的像掌柜一样，悠长地说一声“来了——”。于是将一个水渠把儿的瓷勺子伸进

瓶口儿，挖来宝塔糖，包在马粪纸里。王保昌的手很巧，包出的糖包儿有棱有角，比男生叠出的四方片儿还好看。也有人说“王保昌，配个颜色吧，小孩儿见了高兴吃。”于是，王保昌就这个瓶子里挖几颗，那个瓶子里挖几颗。其实，宝塔糖真像宝塔的样子，一圈圈旋出了细密的花纹，还有一个尖尖的顶子，却不好吃，咽到喉咙时，沙沙的，有时要喝一口水冲下去。每次说要打蛔虫时，我就扭扭着不想吃。我真不明白，小孩儿肚里哪来那么多蛔虫，真烦人。妈妈说，“对呀！没有虫，谁还逼你吃宝塔糖。宝塔糖是